

论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可能性

——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

胡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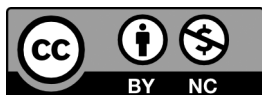
摘要 | 《我的阿勒泰》作为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其在影像化的过程中，情节复原难度较大，但从上映后的效果来看，该电视剧又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在散文和电视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还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对时空、人物和情节进行了艺术化的转译与延展，不仅丰富了视觉审美体验，建立了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跨媒介叙事关系，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主题表达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本文从跨媒介叙事和美学视角等方面出发，试图探究散文作品影视艺术化的可行性和发展进路，以期散文文本的影视改编提供参考。

关键词 | 《我的阿勒泰》；散文影视化；跨媒介叙事；美学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跨媒介视角：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艺术探索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讲述了怀揣文学梦想的女孩李文秀回到母亲生活的阿勒泰牧区，与当地牧民互帮互助、相互影响、彼此成就的温暖故事，再现了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各族同胞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这是首

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网络剧，也是此前成功入围第七届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作品。

（一）文学与影视的对接与互文

随着视觉传播时代的到来，图像逐渐成了人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首要形式。近年来，我国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地以经典文学文本为源进行创作与改译，打造了一条较为成熟的影视创作产业链。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了优质的素材；另一方面，任何具体的作品都需要凭借一定的传播媒介才得以展现，影视艺术参与

到了文学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当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文学作品一直是影视艺术改编的重要叙事来源,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类文学,还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抒情性作品,都在网络视听时代面对着“再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再生产”既可以基于原文本身的“故事”架构,亦可能在超文本的叙事中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结构,甚至通过跨媒介再生产,将原本并没有叙事性的文本,转换为充满故事性和叙事潜能的新文本。《我的阿勒泰》这片由文学和影视双向奔赴而创造的神奇土地,运用散文式的美学元素和表现手法,实现了体裁与内容创新融合、情节与场景和谐统一。电视剧画面质感细腻,剧情温馨治愈,人设魅力十足,让人对这个民风淳朴、纯粹祥和的地方心生爱念、过目难忘。

(二) 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挑战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文学影视化改编的一次全新尝试与突破,相较于其他电视剧的文本选择,《我的阿勒泰》尝试将散文进行影视化改编,这种娓娓道来的慢节奏叙事无疑是一次表达手法上的大胆实践。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相较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言,不具备较强的情节连续性,更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原作《我的阿勒泰》作为一部散文集,没有明晰的叙事主线,还缺少影视创作通常所看重的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在天高云淡中用细腻笔触勾画充满生活气息的一处“世外桃源”。散文作品的影视化即将散文用影视的手段表现出来,使其既不失散文的特质,又兼具影视的属性,通过二者的结合,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影视作品。

从散文文本到电视剧文本的跨媒介叙事是极致想象力空间的发挥。在以大量抒情为主体的源文本中,叙事内容的呈现相对“平面化”,缺乏生动的视觉表现力,叙事内容的阐释相对“写意

化”,不注重阐释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及情节发展。因此,将散文文本转为电视剧需要创作者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大到构建故事的完整世界观,小到人物角色的服装、道具的运用、场景视觉的色调等元素。此外,还需要充分运用“跨媒介”的特性,对源散文内容的留白部分进行填充和延伸,这种拓展与延伸并不是对文字的简单呈现,更要求对空间画面的描绘、视觉氛围的营造,从而在实现双方视听语言的平衡的同时保留散文的特质。这无疑给散文的影视化改编带来了挑战,这要求导演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还要能巧妙地将意象、抒情、哲理三者有机结合。

1. 诗意营造:文学语言与影视符号和谐共生

就艺术形式而言,散文的文学语言与电视剧的视听语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形式。散文作品寄情于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某种思想与观点,且相较于小说而言更为晦涩与委婉,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而电视剧往往寄情于图像,画面的呈现形式更为直接与具象,其主要是通过动态的镜头来进行形象的具化。散文作品的影视化改编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文学诗意至镜头诗意的转化,以及诗意想象向诗意现实的具象化过程,同时聚焦于象外之象——即意境的营造”^[1]。换言之,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与作品的客观表现需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具体体现在作品中景与情、形与神的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统一且独特的艺术境界。

因此,《我的阿勒泰》这部电视剧要考虑的不是简单地把景拍好看,而是如何用镜头捕捉李娟笔下感性抽象的意境。在拍摄上,画面造型和场景的选择、把握都非常重要,因为影视是一门

[1] 张有、陶梦:《电视散文的三位一体论:意象意境哲理》,《新闻论坛》2014年第6期。

视听艺术，在拍摄画面时，务必展现出美感，并凸显美学思考的重要性。例如在拍摄散文中氤氲有深刻情感的场景时，如何将真实的故事腾空，展现出情绪和意境，更好地营造氛围、渲染情感，都对画面景别的选择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说幕天席地的美景是引人入胜的第一步，那么用视听建立起来的强烈临境感才是锁定目光、引人遐想的重要空间。

在原著《我的阿勒泰》中，李娟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在阿勒泰地区与当地的哈萨克族牧人为邻的生活和成长，她对自身及母亲、外婆随牧民迁徙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原生态的书写，展现了边地游牧民族丰富的生存景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4K超高清镜头、原生HDR、全景声设计的高规格拍摄方式，使得这些细节之美被放大特写，呈现至观众眼前。”^[1]现代都市人经历快节奏的生活后，心底渴望与幻想过无数次的旷野净土，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镜头中徐徐展开：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碧绿的山谷闪耀着金光，无垠的田野点染嫩黄的花朵，氤氲着水雾的小溪边牛羊饮水，意气风发的哈萨克族青年策马奔腾，裙角飞扬的汉族姑娘迎风奔跑……明亮纯粹的生命力不可遏制地“跃出屏幕”，在观众心间起舞。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正是用4K超高清镜头，在视觉上为都市人构建起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诗意远方。

2. 意象叙事：去程式化改编与散文特性维持

原著《我的阿勒泰》虽然是散文，但却形散神不散，如何抓住原著的精神特质，却又不改变其底色，成为电视剧改编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处处散落着一些无需推动剧情发展的“闲笔”，目的就是保留原著中的恬淡气质。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到“彩虹

布拉克”，晚上睡觉时床突然塌了，一旁的母亲张凤侠丝毫不受影响，嘟囔着说句“又不是天塌了”，然后接着睡。时间渐渐流逝，李文秀身上的松弛感也开始浮现，住在漏雨的帐篷里，能淡定地想办法用塑料袋接雨，不仅不叫苦，还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小聪明。原著中还时时流露出一丝幽默感，并且是一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幽默，在剧中，也时常有一些引人发笑的场景，适时抖落出生活的艰难。张凤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号不好沦为了摆设，她使用石头砌出了一台“电视”，为奶奶口播电视节目，一群人围成一圈煞有介事地观看，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精神却与原著一脉相承。

这部剧集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其“形散而神不散”：在表象的风情和人物的流动中始终有一根红线，这就是所有人所追求的“诗与远方”的意境，这部电视剧试图淡化生活的压力和冲突，让观众在这个独立于尘世喧嚣的空间里体验到难得的心灵慰藉。就影像风格和叙事节奏而言，这部剧不同于常规电视剧作品，并不追求华丽的美化或者刻意的猎奇，而是忠实地保留了原作中质朴、治愈的散文风格，观众可以看到牛羊和骆驼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行走，感受奔赴夏牧场的旅途中与古老游牧民族的深刻交流。这一切都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构建了一种不期而遇的、去程式化的感动，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又诗意的世界，进而让松散的人物和情感状态获得了“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效果。

3. 哲理深蕴：想象景观呈现与哲理意识渗透

电视剧在表现思想和情感时，主要依赖画面意象语言而非纪实语言，此种意象语言蕴含象征性、隐喻性，乃至模糊性等特质，其目的在于借

[1] 郑周明：《从散文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何以打动远方的人们？》，《文学报》2024年第5期。

助独特的画面意象,拓展观众的想象思维空间,激发其“再创造”的审美潜能,进而使观众能够深刻体会到画外之音、声外之情,以及形外之神的丰富内涵。“画面意象语言的核心非屏幕上的具体展示,而在于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激发其深层联想,构建出超越表象的意境空间。”^[1]借助视觉画面与独特的造型表达,引导观众深入体会并领悟作品深藏的哲理内涵。此种哲理意蕴在作品中的巧妙融入,不仅彰显了创作者对题材本质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其旨在从更宏观视角洞悉生活本质的创作追求。

因此,对散文的电视剧改编,需要注意到散文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在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不应忘记原著本身对生命哲思的追寻,以及所想要传达的终极关怀与思考。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一方面热情颂扬了当地淳朴而独特的民俗风情,展现了其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一味追求利益、肆意掠夺资源并破坏环境的行径,进行了严厉而毫不妥协的谴责与批判。其中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建构阿勒泰生活哲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勒泰的哲学智慧已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推动人们实现自我找寻与认同。

二、美学视域:《我的阿勒泰》影视转译的美学解析

“审美属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是电视剧的本质与灵魂,基于文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同样不能忽视‘美’这一艺术创作的标准。”^[2]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并未止步于对原著的单纯模仿或全面复制,而是在深入剖析原著精神文化内核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种审慎而适度的创新改编。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原著内容的精心筛选与合理调整,既保留了其核心价值与精髓,又融入了新颖独特的元素,从而实现了原著的超越与再

创造。在满足电视剧受众精神需求和彰显文学作品意蕴内核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从而实现了由原著散文美学到影视艺术美学的转变。

(一) 时空美学:叙事时空的拓展性呈现

一个精彩的电视剧改编应该在对空间、情节和人物的拓展中,生成出新的意义,形成一个更加具有延展性的故事空间和场域,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改编的过程中首先处理的是时空的问题。

散文的文体赋予了剧集更多的叙事空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文学思维和影像表达的交织,完成了这一出色的转换。电视剧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格在21世纪之初,填补了散文在时间上的空白,生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且相对完整的故事世界。从影片的空间叙事来看,导演十分注重对阿勒泰自然原生态的呈现,力图真实还原草原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影像。

在叙事视角上,原著中作者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往往采用内聚焦的视角,通过作者的感知和心理活动来展示故事的发展和故事中其他人物事件。而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除了有基于女主人公李文秀的内心视角之外,还增加了外聚焦的全知视角,用于补充个人视角的不足。“周依然饰演的女主角李文秀,带着原著中‘我’的生命和视角,额外展现了她从大城市回到母亲身边的缘由和懵懂而坚持决定写作的情节,除了将李娟的文字具象化,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时嵌入这位女作家个人生命轮廓,释放出了普通人追求文学梦想的光芒。”^[3]

[1] 张有、陶梦:《电视散文的三位一体论:意象意境哲理》,《新闻论坛》2014年第6期。

[2] 贾英娇:《探求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电影改编的美学理念》,《名作欣赏》2023年第15期。

[3] 沈杰群:《相信文学的人,会找到梦想的“阿勒泰”》,《中国青年报》2024年5月10日。

电视剧的开场，并未选择直接浓墨重彩地展示阿勒泰的风光，而是缓慢地跟随李文秀的声音展开。通过画外音的叙述，镜头自然过渡到李文秀伏在案边写作的情景，“文字里的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而旁白结束后，镜头自然过渡到2001年。随着故事的展开，李文秀的声音不时在画外响起，提示我们叙述者的在场，串联整片的写作线索让剧集的叙述包裹在李文秀温暖的声音和质朴柔软的感情之中。但后续剧集的开展大部分又以全知视角进行拍摄，这就避免了剧集过于沉溺的情感，适度地拉开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以免画外音过多而引起读者的反感。

（二）具象美学：人物形象的具象化表达

人物的延展是故事世界重要的扩张方式。剧集《我的阿勒泰》中的人物关系相较于原著更加多元与复杂，通过增加线索人物的支线故事对书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具象化的处理。原著里，李娟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作，到了剧中，文学女青年名叫“李文秀”，“和金庸小说《白马啸西风》的角色一样，导演希望剧中的女性角色，坦荡又洒脱，她们未必是游牧民族，但有敢走天涯的侠气、英气，拥有自主选择活法、从拒绝通往自由的第一步。”^[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除了女主人公李文秀的主线之外，还发展出了两个支线故事。首先是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的故事，作为独立的文本空间浮动到主线情节之上，拓展了文本的诉说空间，且加强了影片的哲理性。导演从书中提炼出了张凤侠洒脱、强大的性格，并在剧中为她注入了新的特点，一种“江湖侠义”。书中外婆的角色也改成了剧中的奶奶，这样一来，张凤侠与奶奶之间便不再有血缘关系，她照顾奶奶便不再是出于道义，而是出于“侠义”，张凤侠对待奶奶的方式尽显她的率性本色，不管是当奶奶吵着要回沈阳，还是把一块玻璃当成绿宝石，张凤侠都

会顺着哄她，从未流露出不耐烦或强制干预的态度；其次是于适饰演的巴太，是原著没有的人物，但大家能从他身上找到麦西拉的影子，巴太将当代哈萨克族青年的剪影投射在了荧屏之上。

虽然散文和电视剧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但剧集通过视角扩充，让人物关系在剧集中得到梳理，没有设计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首先通过李文秀回家后要债的形式叙述苏克坦一家的矛盾，以此展开全剧的人物关系。在逐步呈现的生活细节中体现阿勒泰复杂的生活面貌和不同人物的生存图景，在治愈地缓缓讲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在不断发展。相较于一般的散文，原作刻画了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剧本创作者正是接续了这一特点，将这些人物具象化，变为镜头前真实可感的角色，并聚焦于此展开叙述。

（三）现实美学：时代质感的非虚构呈现

遥远的阿勒泰并不能承载田园牧歌的想象，这是原著中自然流露的忧思，也是电视剧不想回避的表达。原著《我的阿勒泰》自带鲜明的“纪实性”特质，其创作根基深深植根于作者李娟亲身在新疆阿勒泰地域的生活体验之中，是一部以真实经历为蓝本的文学作品。但原著书写的世界停留在2000年左右，影片的采风是在2020年，相隔20年，互联网时代不可逆地扭转了年轻一代的生活。因此影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时代的风貌，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性，使其充满纪实的美学风格。

剧版《我的阿勒泰》始终坚持对现实的尊重和依循，这既包括对原著的还原，也包括对现有真实生活的再现。采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创作者对生活在马背上的人群产生了更直观的认知。2020年，制作组踏上了去

[1] 王彦：《山野有光，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文汇报》2024年5月10日。

新疆的采风之旅，这成为弥补散文内容空白、构建剧集主线故事的重要素材来源。在持续走访了多户牧民家庭后，导演获得一个深刻的感受：古老的游牧文化正在明显地消失，新一代的哈萨克族小孩，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读书、生活都在城市里，他们享受过现代文明后，很难再回到那种古老、寂寞、艰苦的游牧生活，这种感受也最终形成了剧集的叙事主线。

现实中的阿勒泰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散文《我的阿勒泰》中展现的世界也并非一味单纯的美好与虚幻，而是充满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剧版原创角色、哈萨克族青年巴太与父亲苏力坦间的矛盾贯穿始终，年轻的巴太希望留在马场工作，他的父亲苏力坦则希望他留在牧场，两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爆发，这是新旧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也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摩擦。值得关注的是，与传统故事模式中对抗家长的新青年不一样，巴太的形象更多地保留了植根于游牧民族的野性之美。

游牧民族的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冲击，还表现在与外来人口在不同价值观上的碰撞。剧中巴太和李文秀之间的感情，始终笼罩着一层不同文化相冲突的阴云，能否留在牧场生活决定着父辈对待他们感情的态度，巴太心爱的赛马意外离世，则成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碰撞的具象展现。

（四）生态美学：边地风光的纯天然再现

剧版《我的阿勒泰》没有精心搭建的造景、没有靠灯光营造的氛围，更没有强情节、快节奏、多反转的人造戏剧元素。大自然是人物的舞台，人在自然中自在地生存着，草原、河流、山峦、羊群、马匹与人的生存状态，水乳交融地构成和还原了一种原生态关系，包含着对边地草木生灵，山川雪峰的热爱，呈现出诗性的生态美。在剧中有大量的镜头将人放置于广阔无垠的草原中，无尽的自然将人包围，人逐渐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人类在阿勒泰的世界中不再是主宰者而是构成了自然要素的一环。

电视剧在展现阿勒泰地区旖旎自然风光与醇厚风土人情的同时，巧妙地引入了原创角色高晓亮的支线叙事，借此深刻揭示了外来势力对当地资源的贪婪掠夺与对自然环境的无情侵害。边地自然环境优美，在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中还蕴藏丰富的宝藏，牧民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却没有对它们造成破坏。相反，他们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使得当地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消费视野逐渐转向偏远地区的原始森林，利益诱惑之下，外来者的侵入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他们的涉足不仅侵扰了阿勒泰地区自然环境的宁静，还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生态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负面效应与严峻后果。通过对这种唯利是图、破坏环境行为的强烈谴责，电视剧不仅丰富了剧情层次，更鲜明地凸显了其环保主题，引导观众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三、发展前瞻：散文作品影视艺术改编的未来路径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意蕴，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散文的电视剧改编在当今社会能得到受众的青睐，一方面在于这种新兴的影视作品满足了电视观众对文娱节目多元化、全方位体验的渴求，精准对接了当代观众对文学艺术所营造的深邃文学氛围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它在意境营造上独树一帜，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诗意美感享受，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审美维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影视艺术独特的表达技巧和呈现方式，将“难改”的散文作品影视化，为影视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散文出发完

全可以走出拓展成电视剧的创新理念与方法。

（一）以质取胜：精品化制作托底

《我的阿勒泰》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拓了另类“新主流”电视剧创作的新路径。进入新时代，“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类型，“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最突出的特征是将主流价值和市场上的主流观众进行了有效对接与融合，产生出我们期望的既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在“新主流”电视剧创作中，通常采用的是“高举高打”的创作路径与策略，也就是以重大主题切入，以浓墨重彩去呈现。具体来讲，这种创作往往聚焦在历史和现实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要情景等。同时，在资金投入、主创阵容等方面常常是大投入、大阵仗的状态，因而产生出较为突出的社会与市场效应。

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一反常态，没有从重要的人物、事件、场景着笔，有的只是寻常百姓日常化的乃至琐碎的生活内容，这就是所谓的“低举”，但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些琐碎的生活景观的简单描摹之中，而是从中挖掘出了人性中闪光的亮点，那些普通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勇敢智慧、豁达从容、质朴真诚等优秀且宝贵的品质，凝练出优美的自然景观与优秀的人格状态相融合的“诗与远方”的美妙意境，从而呈现出超越表象生活景观的富于重大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艺术创新价值的境界与格局，这就是所谓的“高打”。

作为一部仅8集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打破了传统国产剧集动辄数十集的篇幅，选择不在数量上堆积，而专注于精品化的制作理念。在这从容的叙事之下，其影像质量和镜头语言对标电影级别的专业水准，显现出极致的视觉与情感表达力。原著作者李娟以其优美而细腻的文笔和富有生命力的叙述，构筑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而剧集则通过“原生HDR”拍摄和4K超高清的制

作工艺流程，将这些文学图景转化为视觉盛宴。这种高水准的影视制作技术不仅真实还原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壮美自然风光，更是将独具一格的“阿勒泰”美学风格具象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这也为今后的电视剧创作带来了重要的创作启示：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未必都要走常规的“高举高打”的路径，如果能够拿捏到位，完全有可能像《我的阿勒泰》一样，关注社会底层最真实质朴的生活，通过“低举高打”来挖掘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情境，从而产生出与“高举高打”同样效能的理想创作状态。

（二）文本精选：多元文本拓宽艺术边界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成功改编启示我们，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不应该只关注热度，更应该关注作品自身的内容及其内涵是不是适合影视化改编。电视剧的创作者不要只关注故事作品和小说作品，也要关注那些散文作品，只要具备真实的人物形象，有效的人物关系，独特的生活发现，最重要的是拥有鲜活的当代性，就有改编成电视剧的可能性。

在进行散文文本的选择时，也应该注意到适合电视剧改编的散文文本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散文要有一定的抒情性特征，展现文字营造的意境，这种意境并不在于文字表现出的某一个场景，或文字表达的某一画面所达到的境界，而是在于通篇文章都有一种化不开的抒情氛围，这些文字能够构成一个引起读者无限遐想和联想的空间。二是散文文字所要表现的画面是能够通过影视拍摄出来的。例如很多散文是以表现抽象概念为主题的，或者散文文字所营造的氛围和环境都是在一个封闭的室内，这样一来就容易限制影视画面的发挥，最终引起画面语言和散文文字所要表现的内容有所背离，混淆观众视听。这就需要改编者“反复品读作品内容，揣摩作者用意，让自己进入作品，深入作者内心，感受每一句话每

一个情节的意义，”^[1]这样才能将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再奉献给观众。

（三）现实观照：市场浪潮中的价值坚守

电视剧创作如何反映时代主旋律？主旋律既是大事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日常，具体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等点点滴滴，凡是与人民世界紧密联系、与人民生活唇齿相依的，皆可成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旋律。电视剧要拍摄我们这个时代，就要塑造当下具体而真实的“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生活百态，用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表达人民心声，观照现实生活，这样才能使人物与观众产生共情，让影视作品与人民精神相依、情感相连。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正是准确把握了“人民需求”这一本质，将边地人民简单而快乐的日常生活，如策马疾驰的快意、置身广阔天地的自在、人与人之间简单深厚的情谊和坚定执着的爱恋，以原生态的烟火味道和肖像图景呈现出来，让人感到无比舒适，恬静从容，又可望又可及。这些美好的精神盛宴，恰是快节奏压力下的人所追求的，也是大家念念不忘、心驰神往的内在原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电视作品，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电视作品本身内核性、规律性和原理性的东西不会变。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特别是人们精神上的压力与求解，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要在人间烟火中耕耘出一片精神绿地，为人们建造一处心灵驿站，让人们随时随地打开便可滋养精神、安抚灵魂、补给力量，能够给人以足够热爱的勇气，领略生活之美，感悟人生真谛。诚如《我的阿勒泰》剧中所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这份真实就是直面生活的态

度。人的悲欢离合便是这一个个“真实”的具体反映，是习以为常又各自绚烂的人间烟火，也是电视剧创作应该牢牢抓住的永恒的时代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渗透在世间万物之中，创作的核心就是重新解读生活，将融于其中的真谛萃取出来，把纯粹的风光变成有故事的风景，重构人民喜爱和向往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本文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作为具体案例，通过剖析原著散文的文学特色，结合影视改编过程中的叙事重构、视觉呈现与情感传递等策略，论证了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可行性，揭示了这一跨媒介转换过程中的复杂性、挑战性，以及潜在的艺术价值，还进一步阐明了改编成功所需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原则。

《我的阿勒泰》作为改编实践的典范，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忠实保留了原著中对自然风光的细腻描绘与对边疆生活的深刻感悟，更在于巧妙地运用了影视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观赏性，使观众得以跨越文字的限制，直观感受阿勒泰的壮美与人文魅力。这一改编实践不仅丰富了影视作品的题材与风格，也为散文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开辟了新的路径，证明了文学与影视作为不同艺术形态之间互鉴共融的广阔空间。综上所述，散文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不仅是影视创作发展中的有益尝试，更是促进文学艺术多元化表达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作理念的持续革新，散文与影视之间的跨界融合将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与无限的创造力。

〔胡馨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耿国锋：《试述“电视散文”的发展和审美性》，《大众文艺》2016年第5期。